

茄山河

漫步杨浦滨江

文 / 徐鸣

老话讲：一朝拨蛇咬十年怕井绳。2012年黄金周高速公路第一次实行免费通过，平常勿欢喜凑热闹个我，却神经搭错脱了，跟仔旅行社出去白相，结果高速公路浪超级堵，等到大巴开到目的地，已经是夜里向了，只好汰汰就困。三日游缩水，其中一日天辰光来勒大巴上头数车子。

后来我吸取教训了，黄金周蹲辣屋里向，勿到热门个旅游胜地摩肩接踵看人头，专门寻冷僻点个景点，笃悠悠白相。所以今年当我从夜报浪向看到杨浦滨江（南段）建成对外开放时，便趁国庆期间，跑去见识一番。

吃好中饭，手机戳辣拉屋里向，出门乘公交车来到杨树浦路1056号，从丹东路轮船摆渡口旁边个入口，踏进濒临黄浦江的渔人码头。甬搭里原来是“上海第一毛条厂”跟“上海水产品批发市场”所在地。

讲起上海第一毛条厂，我来辣纺织局工

作，老熟悉个。1915年，怡和洋行集资150万两白银，创办了“英商新怡和纱厂”，也叫杨树浦纱厂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一度成为侵华日军个军工厂。1954年由人民政府接管，改名“公私合营上海裕华棉毛麻纺织厂”。1966年，更名为“国营上海第一毛条厂”。2009年渔人码头工程启动，厂房大面积拆除，从此同怡和纱厂历史再会。

江上吹来微风，空气中带点湿润，游客仅三三两两。我沿着江边亲水平台慢慢散步，望望黄浦江对岸高楼林立；听听母亲河水拍打驳岸涛声阵阵。阮没走多远，一大片斜坡缓缓伸向岸上高地。4个姿态勿一个扛大包码头工人个铁艺雕塑，矗立辣斜坡边浪，既形象又生动还原了历史情景。当年怡和纱厂纺纱用个棉花跟羊毛，全部靠中国人从船浪一包包背下来，老重老辛苦个。斜坡正中，倒三角整齐排列着14只拴缆绳用个桩墩头。过去甬搭要停泊勿少装卸水产品个船只，因此辣岸浪就得配备相应数量个桩

头。设计师巧妙个拿甬些桩墩头伕收集起来，集中放辣拉一道，起到了特殊个视觉效果。有几个游客还以为是供人休憩个凳子，纷纷坐上去体验一记。

“有限介入，尽量原真性保留工业遗存”，甬个是开发杨浦滨江个基本理念。只要有心，一路浪都可以勿断惊奇个发现原来工业历史印记，如粗骨料水门汀地坪、灯塔基础、排风管道、行车铁轨、吊车底座、车间墙面上刷个宣传标语等等，甚至连江边防汛墙浪个栏杆、路灯电线杆、垃圾桶，均是采用工业管道脱仔高压容器形状设计，以此向“百年杨浦工业”致敬，并告诉游客甬搭曾经个辉煌。

我兜兜、看看、歇歇、摸摸、问问、记记，等荡到杨树浦水厂围墙边，约4里路长个渔人码头二期到此为止。整个毛条一厂，摇身一变杨浦滨江12景：伴林浦舍、台地草径、最美夕阳、海港起航、纺织记忆、望江引渡、芦池杉径、纱厂廊架、草海遗构、海港再现、

江畔广场跟趸船印迹。唯一保留下来个建筑是邻近杨树浦水厂个一幢老洋房。迭幢白色水磨石外墙面个英国乡村别墅，早年是该厂英国老板个住宅。解放后做过厂里个疗养所。据怀德路出入口一位保安透露，今后迭搭将成为文化展示馆游客中心。

围绕老洋房，是一排花园式廊架，廊架周遭是一片长满芦苇个湿地，中央有1个池塘，盛开睡莲。池塘上铺设红褐色金属格栅板。甬些金属板上，每隔一段就会镂空镌刻一些字体，我仔细打量，才知晓是上海毛条一厂各个重要历史阶段个记录。

啥个叫时尚？简单点讲，时尚就是领先大众。趁杨浦滨江还阮没热起来，快点去甬面搭慢跑、看书、写生、拍照、跳舞、打拳、嬉闹、吹牛、怀旧，或者啥也勿做，两只眼乌子盯牢天上云彩，辣簇新个滨江边发发呆，一样别有味道。

老里八早

老早仔个「三角包」

文 / 范永林

现在，无论到商店、超市还是菜场，脍是用塑料袋装物事。老早仔脍是用纸头包装物事个。勒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依到一些小杂货店买瓜子糖果之类，商店脍是用旧书报杂志纸头包成一种三角形个包，阿拉脍叫伊“三角包”。一些卖瓜子个小摊头也是包“三角包”个。迭种三角包顶大个特点是，拆开来能一手握住三角下端，一手拿瓜子，吃起来交关方便。埃个辰光五分洋钿一小包，一角洋钿一大包。

葛末到南货店买红枣、桂圆、胡桃啥啥，店里营业员会拨依包一种上面小下面大方包。迭种包用厚厚个“马粪纸”（黄草纸）包成一种像削去山头个小山形状。上面再放一张红纸，纸上印有商号名称、地址、电话以及“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号”等黑色字体，用水草绳十字形一扎，真是交关好看，拿出去送礼也蛮有派头。

而到布店里买布，包装就比较简单。勿管依买布料还是毛料，就用一张印有某某绸缎店名个方形纸，揽腰一扎就好了。

讲到买水果，水果店（摊）有一种小竹片编个网篮交关有特色。网篮勿大，一般装十来只苹果或生梨，上面盖一张白底红色水果图案个方纸，罩上网篮盖，用细编个水草绳扎牢，一拎蛮有派头，比现在装勒塑料马夹袋里卖相好多了。

庙里校园

文 / 徐瑞娥

小辰光住辣滩路，读书辣拉河南北路小学。学堂阮没操场，体育课只能摸摸实心球、跳跳高、打打乒乓球，不过有一项特色项目——爬竹竿。竹竿辣拉一个像庙一样的大殿里，甬些竹竿一根根脍有碗口粗，从地浪一直可以爬到大殿顶浪，有三四层楼高。

除脱爬竹竿，阿拉每年冬天还要“长征”。每天早浪头，老师带辣阿拉辣拉弄堂里跑步，跑了几夭，就会得辣拉教室墙壁浪个地图高头插红旗。“同学们，阿拉今早到瑞金了！”“同学们，阿拉到井冈山啦！”根据距离折算，阿拉就辣拉弄堂里从上海出发，象征性跑到了革命圣地延安，再跑回上海。好像因为有了目标，跑起来就勿吃力了。

后来阿拉从大人甬搭晓得，阿拉小学以前是一座妈祖庙，也叫天妃宫。庙里头个菩萨可能“文革”辰光清理出去了，供菩萨个台子就变成了阿拉个舞台。我还辣拉上头跳过集体舞，朗诵过诗歌呢。

学堂附近是苏州河，河浪头有一座河南北路桥，阿拉热天经常辣拉桥边浪做好事。伊个辰光

有交关踏三轮车个老师傅，伊拉上桥踏了老吃力，阿拉几个小八腊子就辣拉三轮车后头帮忙推，还帮老师傅们送茶水。“谢谢侬，小朋友！”老师傅们个感谢，让阿拉觉着蛮自豪。

到了热天夜快辰光，河南北路桥高头经常有人白相跳水。打了赤膊个男人们，一个个跳进黑漆漆、臭烘烘、油花花个苏州河，现在想想伊拉勿晓得难能吃得消。

河南北路桥个对面是黄浦区，阿拉属于闸北区，河南北路个对面是虹口区。勿晓得为啥道理，黄浦区、虹口区个亲戚脍比阿拉骄傲，觉着伊拉住个地段比阿拉高级。姆妈讲，可能因为闸北区解放前是华界，阮没虹口区、黄浦区个租界繁荣。不过我觉着隔条马路、隔条河浜，阮没啥差别啊？

小学上了一半，学堂拆脱了，听说外地有个地方要拿阿拉学堂个庙堂整体搬去，重新做一个庙，阿拉后来就转学了。

三十几年过去了，现在苏州河清澈了，河南北路变了模样，只有童年个记忆依然清新。

周建国沪谚熟语印

别苗头

花好稻好样样好

沪语外来语

生发油买来卖去

文 / 叶世荪

这当属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“洋泾浜英语”的遗风；就是用上海话口语，不太标准地标注英语发音，然后留下戏谑、搞笑的效果。

这个“生发油买来卖去”，当年属于下等平民学到和应用的洋泾浜英语；是英语Thank you very much(非常感谢你)的谐音。

闲话闲画

勿勿少少个“勿”

文图 / 阿仁

跑到上海滩来，大家基本上是听勿到一个“不”字个。上海闲话里向阮没“不”字。上海人勿讲“不”字。上海人只讲“勿”。北方人要否定、要拒绝、要反对，一个“不”字解决问题。北方人个性格、脾气爽爽快，是山里人扛毛竹，直来直去。上海人就软熟多了，以“勿”来应对局面。而且上海人单单只讲一个“勿”字个辰光是老少个。上海人讲出一连串个“勿”字是来表示回头人家。弄堂里向常常可以看到有客人上门来送礼、有主人家回礼送客，两个人拿大小礼品、礼盒推过来推过去，两个人表示出相当个客气，都是口吐一长串个“勿、勿、勿、勿、勿、勿……”语气抑扬顿挫，老老好白相个。甬个

就是上海人个有趣。还有只讲一个“勿”字个场合，多半是大人训小囡，小囡勿领盆，强头倔脑只应一个“勿”字。“大热天勿许野出去！”

“勿！”“放学学早点死回来！”“勿！”一个“勿”字表达反抗、表示勿服帖、表示勿卖账。单表一个“勿”字，小儿用语。人长大了，就讲有两个

“勿”、三个“勿”个闲话了。人熟了，就讲软熟闲话哉，就讲平常生活中个熟语哉。

两个“勿”字个上海闲话太多太多。勿对、勿错、勿是、勿要、勿止、勿及、勿许、勿论、勿必、勿曾、勿定、勿如、勿比、勿过、勿妨、勿怪、勿消、勿惯、勿算……假使拿高低、大小、长短、快慢、冷热、明暗之类个闲话搭配上，就多得多勿得了了。“勿局”是其中老一点或者是相当老个上海人讲得来、听得懂个老上海闲话。勿局，不行，勿来三。我个模糊考证是认为勿局出自于老苏州，是苏州闲话。听苏州评弹个辰光，常常可以听到勿局。勿局还有大事勿好了个意思勒里向。请问小苏州、老苏州，阿对勒勿对？

三个字里有勿字个上海闲话也交关关。上海人最习惯讲个有勿得了、勿搭界、勿算数、勿碍事、

勿作兴、勿舍得、勿单单、勿着落……上海小姑娘发嗲：“勿睬依！”上海人吵相骂：“勿识相！”上海人有怀疑：“勿见得！”上海人表示勿快：“勿适意！”内中“勿然介”大概是新上海人，小上海人听大勿懂个闲话。勿然介，不然的话，是上海闲话里个关联用语。四个字里有勿字个上海闲话里最出名个是有点骂人个，是勿二勿三、勿三勿四了。意思是不正派、不正经、不规范、不规范。勿x勿x是可以填充个上海闲话。勿上勿落、勿大勿小、勿死勿活、勿尴勿尬、勿快勿慢、勿近勿远、勿硬勿软……可以总结出一条，上海人讲出“勿”字个闲话是勿勿少少。基本上都弄明白了，上海闲话托福可以考上四、六级了。